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20 冊

王闓運及其詩研究

吳明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闡運及其詩研究／吳明德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2+180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輯：第 20 冊）

ISBN-13：978-986-6831-24-9（全套：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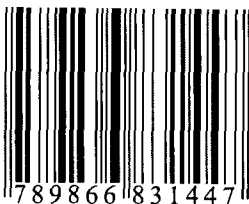
ISBN-13：978-986-6831-44-7（精裝）

1. 王闡運 2. 傳記 3. 清代詩 4. 詩評

851.482

96016219

ISBN - 978-986-6831-44-7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輯 第二十冊

ISBN：978-986-6831-44-7

王闡運及其詩研究

作 者 吳明德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9 月

定 價 第二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吳明德（1964～），台灣高雄縣人，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彰化師大台文所副教授、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著有專書《台灣布袋戲表演藝術之美》（榮獲2005年第三十屆「藝術生活類」圖書金鼎獎）；另單篇論文有〈開創布袋戲新紀元——論「霹靂布袋戲」的藝術成就〉、〈藝癡者技必良——論許王小西園「三盜九龍杯」之裁戲手法〉、〈苦心孤詣·窮形盡相——許國良和他的全新東周列國造型戲偶〉、〈逸宕流美·凝煉精工——許王「三國演義」的編演藝術〉、〈杜甫以「白帝」為名系列詩作之旅遊審美意識析論〉、〈溫庭筠、韋莊詞的「語言特徵」與「敘述手法」之比較析論〉、〈遍照隅隙·通觀衢路——「文心雕龍」全書組織體系之探析〉等。

提 要

王闓運乃晚清大儒，學問淹博，出入經史百家，並善為詩文。其論詩，力崇漢魏，主法古而銛鑄以出。詩才尤牢罩一世，各體皆高絕，華藻謹密，詞氣蒼勁，寓古樸于渾茂，運奇恣以溫麗，洵為晚清詩壇之大家。本書謹就其人其詩論與詩作，作一研究，分別論述，凡七章十三節，計約十二萬字。雖未能含英咀華，以窺堂奧，或可略見其人、詩之梗概焉。

首章「緒論」，旨在說明研究動機及本文篇章之安排。次章「王闓運之時代背景與生平」，綜述湘綺之生平交遊與所處之時代背景，藉以窺探其詩之創作源由。第三章「王闓運年譜新編與作品繫年」，重新整理其一生之行誼大事與詩作之撰作年分。第四章「王闓運之詩論」，探析湘綺之詩學主張，以明其創作理論，共分詩之本原、詩之體製、詩之創作等三節。第五章「王闓運之詩歌創作」，首節乃其詩作之統計與歸納，次節探究其詩之題材，三節探析其詩之修辭特色。第六章「王闓運詩之風格」，歸納湘綺詩歌風格為四類，曰沈鬱頓挫、悲壯激越、謹密閑雅、清麗婉轉。第七章「結論」，總結以上各章，陳述各家評價，進而肯定湘綺詩之成就與詩壇地位，洵為晚清詩壇之大家。



目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王闖運之時代背景與生平	5
第一節 時代背景	5
一、政治局勢	5
二、地理環境	8
三、詩學潮流	9
第二節 王闖運之生平	12
一、家庭狀況	12
二、襟抱際遇	17
三、政治觀點	20
四、講學著述	24
第三節 王闖運之交游與弟子	27
一、交 遊	27
甲、知己文士	27
乙、名公巨卿	36
丙、方外之交	42
二、弟 子	42
第三章 王闖運年譜新編及作品繫年	45
第四章 王闖運之詩論	91
第一節 詩之本原	92
一、詩的本質——緣情	92
二、詩的功用——養性	94
三、作詩的動機——爲己	96
第二節 詩之體製	97
一、詩體崇五古、五古崇漢魏	97
二、論四言詩	99
三、論絕句體	100
四、論宮體	101
第三節 詩之創作	104
一、主法古而自出	104
二、主以詞掩意	108
三、不主議論	110

四、主格律	111
五、尙藻采	112
第五章 王闓運之詩歌創作	115
第一節 王闓運之詩作統計與歸納	115
第二節 王闓運詩之題材	118
一、感懷詩	120
二、酬贈詩	124
三、閨情詩	127
四、行旅詩	129
五、遊覽詩	130
六、詠史懷古詩	133
七、詠物詩	134
八、紀事詩	137
九、送別詩	140
十、傷弔詩	140
十一、論詩詩	141
第三節 王闓運詩之修辭特色	142
一、巧製疊字	143
二、喜用重複句與散文句	146
三、善營幽冷孤寒之情境	148
四、工於摹情寫景	149
第六章 王闓運詩之風格	153
第一節 沈鬱蒼勁	154
第二節 悲壯激越	158
第三節 謹密閑雅	161
第四節 清麗婉轉	164
第七章 結 論	167
附錄 參考及引用書目	171

第一章 緒 論

在中國，詩歌藝術傳統深厚，源遠流長，從詩經到晚清，數千年間，作者如雲，名家輩出，詩學成就，舉世無以倫比。詩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浸透程度也相當令人驚嘆，中國古代知識份子幾乎普遍以詩做為個人的基本表達語言，詩的創作場合非常廣泛，抒情以詩，言志以詩，記事寫景以詩，議論說理以詩，甚至作詩也是人際間重要的應酬酬對方式。詩是最精緻的文學型式，它的語言簡練濃縮，常在有限的字數內，創造出無限的深意，工於詩者，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於是詩可以興、觀，可以群、怨。詩與文異，詩重感性的抒發，文主理性的演繹，然「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得者」〔註1〕，詩能令人吟詠再三，百感常新，余素喜之，遂以「詩」為本論文研究之範圍。

詩至晚清，眾製咸備，萬流爭競，有湘潭王闓運者，字壬甫，號湘綺，詩崇漢魏，體崇五古，無視當時同光詩派之宋詩運動，特立於晚清詩壇，再現高古勁直之漢魏詩風，為古典詩歌再啟新頁，若急湍之迴瀾，殘陽之返照。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云：「陶堂老去彌之死，晚主詩盟一世雄；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啟宗風。」

〔註1〕見劉熙載《藝概》，卷二。

推許湘綺爲同光詩壇之頭領，有若水滸之托塔天王晁蓋，成就非凡。然或有持文學進化觀念者，對其復古主張，甚不以爲然，如鄭因百先生《論詩絕句百首》，其九十二云：「文運原同水運馳，江河豈有逆流時？生年幸得後唐宋，何必全宗八代詩？」註云：「讀《湘綺樓詩集》，則如入專售複製品之古董舖，滿目琳琅，但無真貨，各體皆然，不止五言古詩。」〔註 2〕褒與貶，竟如雲泥之別，遂興起研究湘綺詩之動機，故不揣鄙陋，以「王闥運及其詩研究」爲題，撰成此文。

本論文旨在研析湘綺其人其詩，以闡揚幽隱，擘肌分理，剔抉是非，肯定湘綺詩之價值。全文共分緒論、本論五章與結論。

第二章「王闥運之時代背景與生平」：文學所以表現與批評人生者也，爲了解湘綺詩之內涵，必先認識作者之生平與其所處之時代背景。

第三章「王闥運年譜新編與作品繫年」：體例分時事、行履、詩紀、備註四欄，按年編次，冀能綱舉目張，對湘綺作一概括又全盤的了解，並考訂詩作年代，以明其寫作背景。

第四章「王闥運之詩論」：文學理論指導文學創作，湘綺有其獨特之詩學主張，是故探析湘綺詩之前，必先了解其詩學主張，以明其創作理論。

第五章「王闥運之詩歌創作」：統計湘綺詩作數量，歸納詩作題材，以明其作品內容，並探析其修辭特色，了解其創作之特殊技巧。

第六章「王闥運詩之風格」：風格者，作品成熟之標誌。歸納湘綺詩，得其作品風格者有四，曰沈鬱蒼勁、悲壯激越、謹密閑雅、清麗婉轉。

第七章結論：除總結以上各章外，並肯定湘綺詩之成就與詩壇地位，洵爲晚清詩壇之大家。

〔註 2〕見鄭騫《論詩絕句百首》，《幼獅學誌》廿卷一期，頁 34。

余也不敏，才淺識瞽，雖有志於湘綺詩之研析，然未能含英咀華，闡幽發微，益以浮生多碌，倉卒操觚，罅漏罔誤，猶且不免，亟盼博雅碩彥，不吝賜正，是所至幸！斯篇之成，承蒙黃師永武之剴切指導，悉心裁正，謹誌衷心謝忱。

第二章 王闈運之時代背景與生平

《孟子》萬章篇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文學蓋所以表現與批評人生者也，為進一步了解文學作品之內涵，必先認識作者之生平與其所處之時代背景。時代背景反映特定時空下作家之共性，個人生平則表現出作家一己獨特之個性，認識了共性與個性融合下之文學作品，有助於解析作品所蘊含之內在特質，是以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篇》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今欲討論湘綺詩作，有必要先對其所處之時代背景與生平作一番了解。

第一節 王闈運所處之時代背景

一、政治局勢

王闈運生於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卒於民國五年（1916），其所生存的年代，正是中國末代王朝最腐敗、最動盪的時代。

清朝自高宗晚年，因信任和珅，政治日益腐敗，苗亂及白蓮教接踵而起，而滿洲八旗士兵因長期的養尊處優，戰鬥力已完全消失，八旗已不再是入關滅明的勁旅，因此禍亂一發不可收拾；仁宗以後，內亂此仆彼起，列強又交相侵迫，清帝國遂在內憂外患之夾擊下，終於

走上覆亡之途。努爾哈赤建國時的勇猛氣勢，康熙收平二藩的睿智，雍乾的修明盛世，只能「留與東京說夢華」矣！〔註1〕湘綺身處由盛至衰之亂世，也不得不發出「先皇全盛日，生晚共誰論」〔註2〕之浩嘆。

在中國，各個朝代的興亡起落，說明了封建極權王朝的政治現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將在清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多年後出現。封建王朝實行君主獨裁，政治的良窳，全繫乎君主的賢愚與是否擁有一個頗有效率的官僚系統；因此，期望一個王朝能長治久安，子孫永嗣不輟，無疑是緣木求魚；因為不能保證每個繼承皇位的都是漢武帝、唐太宗，而封建官僚體系的唯命是從、唯上是效，更易流於僵滯而產生腐敗。清朝自高宗以後，就不再出現英明的君主，而親貴之貪怙顛頑，文武之淫奢酣嬉，引發一波波的內憂外患，直到被革命軍推翻。

在內亂方面，自嘉慶以來的白蓮教、天地會、天理教、苗回諸亂事，就一直困擾著清廷；而道光三十年（1850）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時間持續達十五年，戰禍遍及十八省，更是催命一擊。而當清室與太平軍、捻匪惡戰之際，西南西北地區之回民又先後叛變，社會紛亂，洶洶不已，國政日非，民怨四起。於此家國社會滿目瘡痍之際，湘綺〈臨川西洲〉詩云：「村虛寂蕭條，敗屋稍橫柵，饑禽爭落梧，瘦犬臥寒石。污泥壓死稻，窮婦掘殘粒，捐掘終日間，難謀一杯食。丁男盡逃徙，餘此任漂泊。」〔註3〕〈重過邯鄲作〉云：「頽牆敗壘淒滿目，榆莢棠梨春影稀。」〔註4〕傳達出清末社會殘敗之實象。

除了連年不斷的內亂外，古老中國已被列強虎視眈眈地覬覦著。道光二十年（1840）的中英鴉片戰爭，英國以軍隊四千人，船艦數十艘，打得龐大又尊貴的中國毫無招架之力。當南京條約公佈後，歐美各國爭請訂約通商，清廷對國際事務懵然無知，於是喪權辱國的不平

〔註1〕黃遵憲〈京師〉詩，見《人境廬詩草》卷十。

〔註2〕《湘綺樓詩集》（以下簡稱「詩集」）卷五，頁10，〈自京赴濟南途中秋興八首〉之三。

〔註3〕《詩集》卷二，頁6。

〔註4〕《詩集》卷八，頁8。

等條約陸續出現。咸豐八年（1858）、十年（1860），英法二度聯軍，焚燬圓明園。接著，列強侵佔藩屬，中國的宗主權喪失。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海戰，簽訂馬關條約。接著，列強紛紛在中國租借軍港並劃定勢力範圍，中國面臨瓜分之禍。光緒二十六年（1900）發生八國聯軍，更使清廷沉疴不起，回天乏力。

中國歷代的主要外患均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不論是匈奴、突厥，或是契丹、韃靼，只要築築長城就可以勉強抵禦其金戈鐵馬；若是抵禦不了，還可藉優勢的農業文明同化他們。但是清代除了北方陰冷深沉的俄羅斯人外，東南方的海域還來了新的「蠻夷」。「幾千年來，中國東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沈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濤載著西方列強的軍艦，和比軍艦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嘯而來的時候，中國已經沒有還手之力了。」〔註5〕「這來自西方的海嘯，決不像過去從蒙古高原上洪水般沖決下來的游牧文化，氾濫一陣便很快退得無影無蹤。海上來的是一種新文明（工業文明），古老的華夏農業文明再也不能同化它了。於是，種族危亡和文明危機同時爆發了。」〔註6〕

內亂的頻仍並未使腐敗的清廷亟思政治改革，倒是列強的侵略，促使朝野上下發起效法西洋文明的革新運動。鴉片戰後不久，魏源便倡「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英法聯軍後，曾國藩、李鴻章等名臣均倡行西法——是為「洋務運動」，主要是培養外交和工業人才，仿西法造船砲以充實軍備。但他們只知仿造西洋的船砲，卻極少也不願注意到西洋之政治及教育制度才是它們富強之主要因素；以為只要「船堅砲利」，就可恢復大中國的雄風。在此種見解下，改革出來的一些表面成就，「像建立了亞洲第一噸位的海軍，不過是一個三期肺病患者戴上一雙漂亮的拳擊手套，卻自以為天下已沒有敵手。」〔註7〕這個「船堅砲利」的美夢，在甲午一役，為後起的小

〔註5〕見《河殤》，頁35，金楓出版社。

〔註6〕同上註，頁36。

〔註7〕見柏楊〈愛滋病〉一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民國七十八年三月

國日本所破滅，若干士大夫自此始知非革新政治制度不足以圖存，於是乃有德宗皇帝與康有爲、梁啓超的「戊戌變法」，然卻爲慈禧與舊派保守人士所取消。變法失敗，造就了革命的氣勢，革命派的領導者孫文以爲滿清政府已至不可救藥之地步，非根本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將無法挽救中國的命運。然當革命成功，民國肇建（1912），因爲新舊文化的衝激，民主中國在調適中仍不斷地動盪，直至湘綺卒時，安定的中國仍未來臨。

二、地理環境

夫民函五常之性，繫水土之情，風俗因是而成，聲音本之而異。地理環境影響個人氣質，亦影響文學作品之風貌。蘇轍於〈上樞密韓太尉書〉云：「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蓋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地理環境除影響個人氣質，亦提供文學創作之素材，《文心雕龍·物色篇》云：「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由於各地環境不同，所擇取之素材各異，故展現之文學風格亦殊，魏徵於《隋書·文學傳序》云：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之大較也。〔註8〕

此就風格言，劉師培更自抒寫內容之角度云：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作之文，

十五日。

〔註8〕見《隋唐文學批評資料彙編》，頁13。

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多爲言志抒情之作。〔註9〕

胡適之先生亦云：

南方民族的文學特別色彩是戀愛，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北方的新民族多帶著尚武好勇的氣質，故北方的民間文學自然也帶著這種氣概。〔註10〕

湘綺是湖南湘潭人，湖南古爲楚國之地，「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嶸戍削之幽苑，故推宕無涯，而天采轟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註11〕荆楚地勢，在古爲南服，在今爲中樞，其地襟江帶湖，五溪盤互，洞庭、雲夢盪漾其間，兼以俗尚鬼神，沙岸叢祠，遍於州郡。人富幽渺之思，文有綿遠之韻，非惟宅處是都者蔚爲高文，即異地僑居，亦多與其山川相發越，觀於賈傳之賦鵬鳥、弔湘纍，即其證也。荆楚文學，遠肇二南，屈、宋承風，楚聲流播，至炎漢而弗衰；下逮宋、齊，西聲歌曲，譜入清商，遠紹風騷，近開唐體，淵源一脈。故向來湖、湘詩人，即以善敘歡情，精曉音律見長，卓然復古，有一唱三嘆之音，具竟體芳馨之致。沿至晚清之湘綺，亦莫能外。〔註12〕

三、詩學潮流

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裏，思想傾向、審美理想和創作風格相同或相近的作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結合而成爲文學派別。屬於同流派的作家在寫什麼、怎樣寫兩方面，有一些共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對現實也有比較一致的認識和理解。湘綺身處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在此時期，宋詩運動，成爲詩壇之主流。

清代詩人，喜言宗派，作者大都取法前代，好尚不同，取舍各

〔註9〕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錄自郭紹虞《中國近代文論選》，頁571。

〔註10〕見《白話文學史》第七章「南北新民族的文學」。

〔註11〕見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

〔註12〕此段參李曰剛先生《中國詩歌流變史》，頁808，文津出版社。

異，遂有門戶派別之分。各家所論不同，舉其大要，唯有尊唐、宗宋二大流派而已。尊唐者言神韻，言宗法，言格調，言肌理，而又有初唐、盛唐、晚唐之分；宗宋者反流俗，排淫濫，以文入詩，又有蘇、黃、劍南之別。此二主流或盛或衰，各不相容，難定於一尊。洎至咸、同，而唐音漸微，宋詩始盛。蓋宋詩爲有明一代詩家所極力排斥，謂其疏鹵淺俗，意象乖離，至目之以爲腐，清人吳之振所選《宋詩鈔》自序云：「自嘉隆以還，言詩者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糊壁，棄之若不克盡，……黜宋詩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後人無識，倦於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群奉『腐』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宋詩於明季無立足之地。清初諸家承七子餘波，流風尙存，惟窠臼漸深，詩家或有厭而學宋者，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詩鈔下所云：「蓋明季詩派最爲蕪雜，其初厭太倉、歷下之剽襲，一變而趨清新；其繼又厭公安、竟陵之佻巧，一變而趨真樸，故國初諸家頗以出入宋詩。」〔註13〕清初詩人如錢謙益、汪琬、查慎行等皆厭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乃轉而宗宋；故宋詩乃在厭棄皮附盛唐之模擬剽竊，唾棄千喙一唱之風下，再度爲世人所好，並蔚爲風尙。

道、咸詩壇，作者皆蘄嚮宋賢，江西詩派之詩乃益爲人所重，陳衍《石遺室詩話》云：「道咸以來，何子貞紹基、祁春圃竊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國藩、歐陽礪東輅、鄭子尹珍、莫子偃友芝諸老，始喜言宋詩。何、鄭皆出程春海恩澤門下，湘鄉詩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闓運則爲騷、選、盛唐如故。」〔註14〕其時作者，類皆思深慮遠，雖由學擅專門，詩本餘事，然心境與世運相感召，苦吟哀詠，無復歌功頌德、芳華愉悅；而多興物傷時、慘淡憂勤之作。

〔註13〕見商務本第五冊，頁106。

〔註14〕見《石遺室詩話》卷一，頁1。

宋詩運動之最高潮，乃有所謂之同光詩派，陳衍云：「同光體者，余與蘇堪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註15〕同光體詩肇啓於道、咸，大盛同、光，以迄於民國初年，此派詩家「奪嫡江西，蘄嚮杜、韓，而爲變風變雅之什，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厲之筆，抒哀痛逼切之辭；甚者，嘻笑怒罵，無所顧恤；篇什流佈，傾動一世，近代詩派，以斯爲盛。」〔註16〕同光派者，雖標舉宋詩，實則上繼江西，並尊唐賢，遠取三元（唐之開元、元和、宋之元祐）以自程；以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爲職志，而稍參以李白、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孟郊、梅堯臣、王安石、陳師道、陳與義、陸游、楊萬里諸家，爲其取法淵源之所在。同光體興起之主因，乃源自詩家之自覺，即對古詩人之新評價與新創獲，不輕信盲從昔人之舊說，並搜沈鉤隱，使古賢重開生面，詔來學廣啓新機。其爲詩有三大主張，一爲把唐宋詩一關打通，一爲把學人詩人一關打通，一爲把作文作詩一關打通；如此雖曰宋詩之苗裔，然亦自開戶牖，自成宗派。〔註17〕

同光詩派之領袖人物，不出於閩則產於贛，故亦有逕稱爲閩贛派，或江西派者。如閩縣陳寶琛、鄭孝胥、陳衍，義寧陳三立，皆爲此派之冠冕。而林紓、葉大莊、沈瑜慶、嚴復、夏敬觀、桂念祖等羽翼之。沈曾植、袁昶、梁鼎芬、范當世諸子，則以他籍作桴鼓之應。湘綺與葉大莊、沈曾植、袁昶等人皆有詩酬往返，然詩學主張不同，而以擬法漢魏六朝爲主。蓋文學之事，每隨時代升降變易，代有新趨成其主流；然當革故創新之際，輒有尋墮緒而復往古者，若急湍之有迴瀾，殘陽之有返照者也。有關湘綺之《詩學》主張，將於第四章論究之。

〔註15〕見同上註。

〔註16〕見尤信雄先生《清代同光詩派研究》，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頁673。

〔註17〕此段參張之淦先生《遂園書評彙稿》，頁95。

第二節 王闓運之生平

一、家庭狀況

王闓運初名開運，據傳生時，其父夢神榜其門曰：「天開文運」，因以開運爲名。後在衡州，時王春波大令名與相同，三十五歲時，乃改爲闓運。初字紉秋，取紉秋蘭以爲佩也，友人稱曰壬秋，五十後改壬甫（父）〔註18〕。湖南湘潭七都移風鄉常安里人。嘗自署所居曰湘綺樓，學者稱湘綺先生，據〈湘綺樓記〉云：「湘綺樓者，余少時與婦居之室。僦居無樓，假以名之。後倚長沙定王臺故居，實面湘津。謝擬曹詩曰『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余善爲文而不喜儒生，綺雖未能，是吾志也。」〔註19〕

湘綺生於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二十九日，據傳出生前夕，母蔡夫人方坐庭中，見流星墜地，光芒照室，驚異之，次日先生生，廣額修眉，有異常人。〔註20〕卒於民國五年（1916）九月二十四日，得年八十有五歲。

湘綺一歲喪祖父，六歲又喪父，曾有〈送劉樹義子錫慶詩〉云：「孤兒易成人，有父恆驕癡；送爾忽自念，戚然臨路歧。」〔註21〕亦自傷失怙之狀。幼讀書，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於是年十五明訓詁，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禮，考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遂通諸經。湘綺自幼刻苦勵學，寒暑無間，經史百家，靡不誦習；

〔註18〕見《王湘綺闓運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卷一，頁25。

〔註19〕見《湘綺樓說詩》（以下簡稱《說詩》）所附。按：湘綺樓流變：初本無樓而有樓名；後倚長沙定王臺而居，仍無樓；三十四歲時，借屋衡陽石門，始建南樓，二年後因水災而圯；四十五歲時於長沙營盤街得陳花農故宅，撤屋作樓，五十七歲時因火災而毀；七十歲時，門人楊度等於山塘作新樓祝壽，此爲山樓。

〔註20〕見《年譜》卷一，頁3。在中國歷史上一貫的傳統，大凡稍有成就者，對其身世，多少有些異於常人之傳說，湘綺亦不例外。

〔註21〕見《詩集》卷十一，頁6。